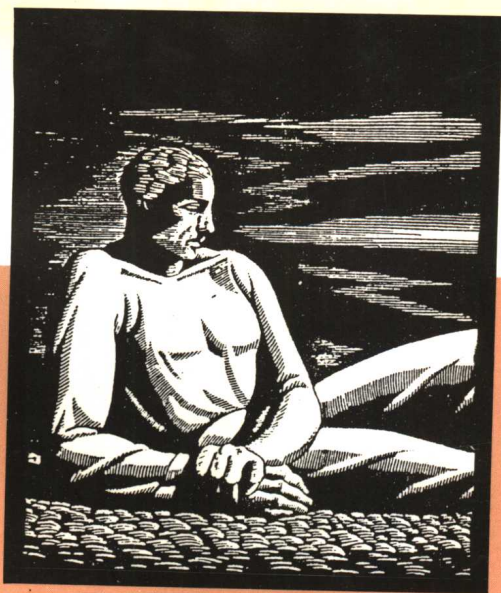


美国文学名著丛书

〔美〕威廉·狄恩·豪威尔斯/著

赛拉斯·拉帕姆的 发迹



安徽文艺出版社



拉帕姆的发迹

沈蕾 王问生/译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美]威廉·狄恩·豪威尔斯 著

沈蕾 王问生 译

责任编辑:凌敏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芜湖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125

插 页:2

字 数:279,000

版 次: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44-7/I·1338

定 价:11.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是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和亨利·詹姆斯及马克·吐温是莫逆之交，并一同开创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新世纪。1875—1895年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其作品受到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大文豪们，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泰纳、哈代、肖伯纳、吉卜林等的赞誉。

豪威尔斯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俄亥俄州的马丁渡口。他曾担任《大西洋月刊》和《哈珀化杂志》的主编。除了写诗之外，他还撰写评论、游记、并创作了近四十部的长篇小说。在这些洋洋洒洒的小说中，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毋庸置疑要首推他的《现代婚姻》(A Modern Marriage, 1882)和《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1885)。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叙述了一个白手起家的颜料大王的故事。

赛拉斯·拉帕姆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地位卑微的农民家庭。尽管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十分艰辛，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又极端有限，但他们十分快乐，而且，父母坚持用传统的美德来教育他们的孩子。赛拉斯的父亲自始至终地坚信，在他的农庄下面，蕴藏着一种植值得开发，并能使其致富的矿物颜料物质。正是在父亲的这种坚定信念的影响之下，赛拉斯才决定放弃去西部的淘金生活，来实现父亲的理想。经过反复的测试和不懈的努力，赛拉斯终于成

功地开发了一种物美价廉的颜料，并且很快地把其它的颜料挤出了市场，赛拉斯也因此得以发迹。

发迹之后，有钱没地位的问题使拉帕姆夫妇深感缺憾。为了便于攀附波士顿上流社会，也为了两个女儿将来有个好归宿，赛拉斯动用巨资在波士顿上流社会住宅区——后湾，兴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住宅。

赛拉斯有两个爱女。大女儿佩内洛普肤色黝黑，身材瘦小，伶牙俐齿。她思想深邃，知识渊博，幽默诙谐，深得父亲的宠爱。小女儿艾琳天真无邪，雪肤花貌，心地善良。拉帕姆夫妇原以为出身于名门望族、风流倜傥、彬彬有礼的汤姆·科瑞在追求他们的小女儿艾琳，直到有一天，汤姆跪倒在佩内洛普的石榴裙下，向她求婚，才使所有的人恍然大悟。

就在此时，赛拉斯·拉帕姆原本蒸蒸日上的生意也开始滑坡。原因之一是，一家公司开发了一种性能更好，价格更合理的颜料新产品；其二是，曾是他合伙人的罗杰斯使他亏了本。尽管赛拉斯完全可以接受罗杰斯的建议，高价卖掉自己的工厂以挽救公司，但赛拉斯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弄虚作假。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心灰意冷的赛拉斯独自一人去了后湾的新住宅。不幸的是，由于他没有把壁炉的火全部熄灭，使刚刚竣工的住宅付之一炬。

纵然，这场大火对赛拉斯来说，犹如雪上加霜，但它反而使赛拉斯冷静下来，且意识到虚荣的荒芜。同时，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回到祖辈的农庄，过一种踏踏实实的生活。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这部作品，从多重侧面反映了作者豪威尔斯的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尤其是该部作品中的主人翁——赛拉斯·拉帕姆，有着和他本人同样的贫寒出身以及努力奋斗之后的成功。豪威尔斯既为自己发奋图强后的成功引以为豪，同时，也为自己寒酸的家庭背景而自卑敏感。这种纵横交错、盘根错节

的复杂背景以及难分难解、无以名状的心态使年轻的豪威尔斯，如书中的赛拉斯一样，强烈地渴望过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生活。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是豪威尔斯 1885 年创作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豪威尔斯贯彻了自己一贯坚持的创作原则，即：描写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与“普通事”。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早期对新生资产阶级的乐观看法，即：白手起家的资产阶级是道道地地的“正人君子”。他们不仅讲“道德”，而且坚持“原则”。书中的赛拉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为人耿直坦诚、工作兢兢业业，为了维护“道德”与“原则”，他宁肯自己破产，也不愿和罗杰斯一伙同流合污。

文笔奇崛、刻画入木是该书又一突出的风格。豪威尔斯以其犀利敏锐的目光，栩栩如生地塑造了每一个人物形象。不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赛拉斯·拉帕姆，还是没落贵族的典型布罗姆菲尔德·科瑞，都有血有肉地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无论是对人物外表、心态的描绘，还是对笔下人物语言的处理上，都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技巧与非凡的艺术才能。

总之，豪威尔斯以其特有的敏锐，异常准确地捕捉到了书中每一位人物的心态和语言，使其风格迥异，各有特色。和辛克莱·刘易斯的风格不同，豪威尔斯没有着浓笔墨，极力去讥讽、嘲弄新生资产阶级的粗俗不堪、夸夸其谈、附庸风雅，也没着力去挖苦顾影自怜的没落贵族。他的作品既没刻意去描写过去或是无法则的自然世界，也没使用煞费苦心的象征或比喻的结构。他只是积极地用探索的眼光去观察、探讨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尤其是波士顿上流社会的生活，探讨普通人的问题。他处理作品的鲜明风格是：低调、反讽，刻意避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故弄玄虚的情节，笔调浪漫、轻松愉快。

豪威尔斯曾被任命为美国驻威尼斯的领事，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是以他在意大利的经历为创作素材；另一方面，他则极力鼓

吹美国社会的太平盛世。豪威尔斯早年始终认为美国的新生产阶级与欧洲社会的资产阶级截然不同。在他看来，美国的资本家多半是靠个人奋斗发家致富的。在事业上，他们有着孜孜不倦、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在生活上，他们恪守传统社会的一切良好的美德；在生意上，他们忠厚老实、坦诚待人、公平竞争，绝不会为了谋私利而藏奸耍猾、欺骗他人。无论是他《现代婚姻》中的哈勒克，还是《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中的赛拉斯，无疑都是一个存活于作家心里的完美的资产者的形象。

然而，在豪威尔斯晚年的作品中，读者不难觉察出，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作品中的华尔街老板已不再像他早期作品里的资本家那样“高尚可爱”了。他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失去了信心，并且思想日趋悲观，最终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信仰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书第一至十四章由沈蕾翻译，第十五章至二十七章由王问生翻译。

沈 蕾

一九九五年五月

出版前言

崛起于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文学，虽然年轻却生机勃勃，个性鲜明，在短时期内涌现了一大批富于才华，享誉世界的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为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文学，感受其艺术精品之瑰丽多姿，我社特邀请一批翻译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进行名著新译，组织出版《美国文学名著丛书》。本套丛书撷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坛上优秀作家代表作品，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示本时期美国文学的风貌和成就，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欣赏美国文学的窗口，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份研究资料。新译本译风严谨，文笔流畅，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译本的经验，力求既保留原著的风采，又在叙述表达上具有新的风格，使译本更加完善和规范，以适应时代之发展。

本套丛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安徽大学外语系，安徽省版权代理公司的大力支持，特深表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年8月

第 一 章

巴特利·哈伯德取代了《事件报》的原始策划人之后，为了完成“波士顿殷实富豪”的系列创作，他去采访商人赛拉斯·拉帕姆。根据预约，拉帕姆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他。

透过财会室的玻璃门，拉帕姆一眼就看见了巴特利，他朝这位记者招呼说：“快进来。”

拉帕姆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也没起身，只是伸出左手向巴特利表示欢迎。他用硕大的脑袋示意前面的一张空椅：“请坐，我马上就好。”

“不急，先办您的事，我有的是时间。”巴特利说，一种随意感油然而生。他从口袋掏出笔记本在膝盖上放好，然后开始削铅笔。

“办完了，”拉帕姆用毛茸茸的肥大的拳头敲着刚写好的信封说。“威廉，”他高声喊道。听差威廉走进来，拉帕姆把信交给他：“这封信，我要立刻处理掉。你好，先生。”说着，拉帕姆转过有皮垫的转椅，面对着巴特利。他们俩挨得很近，膝盖几乎擦到了一起。“年轻人，你是来要我命，要我死，要我受基督之难的，对吧？”

“哦，没错，”巴特利说，“谈谈您的财富，或是您的生活。”

“你不会只要我的生活，而不要我的财富吧？”拉帕姆说，好像想拖长一点准备的时间。

“如果您这么说，那么我就两者都要。”巴特利建议说，“只谈

您的钱，而不谈您的生活，没意思。况且，要是您什么时候没了钱，老百姓会加倍感兴趣的。拉帕姆先生，您和我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别兜圈子啦。”

“好吧。”拉帕姆有些心不在焉地说。他伸出一只大脚，推上自己小办公室与会计室之间隔着的毛玻璃门。外面的那间办公室略大一些。

巴特利一边耐心地等着听拉帕姆的后话，一边琢磨打量自己的采访对象。他速写道：“从形象看，赛拉斯·拉帕姆是一位成功美国人的完美典型。短而呈红灰色的胡须一直拖到紧闭的唇边，部分掩饰了方方正正，透露出刚毅之气的下巴。鼻子短而挺拔，天庭宝满、略宽。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而且视其心情，时而和善可亲，时而犀利敏锐。他个头中等，坐在一张普通的座椅里显得敦敦实实的。他的脖子较短，所以脑袋多少有点耷拉着，可这并不妨碍那副宽大厚实的肩膀轻轻松松地托起这颗硕大的脑袋。”采访他的那天，拉帕姆身着蓝色哔叽呢的正式套装，质朴大方。

“我不知该打哪说起。”拉帕姆说。

“从您出生开始吧，大部分人都是从此开始的。”巴特利建议。拉帕姆的一双蓝色眼睛流露出一丝幽默的感激之光。

“既然你要我从头开始，那就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拉帕姆说，“好吧，我就从头说起，何况我的出身也没什么不光彩的。我生在佛蒙特，离加拿大十分近，几乎都算是被加拿大收养的美国公民。从一开始，我就注定要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美国人。大约是，哟，让我想一想……大约是六十年以前。现在是一八七五年，那时是一八二〇年我五十五岁，我实实在在地活了五十五年，没浪费过一个小时，一点没浪费。我生在一个农庄，而且——”

“夏天下地干活，冬天去上学，一般都是这样。巴特利插话道。

“对，通常如此。”拉帕姆干巴巴地啜着，他没太在意记者

对他身世的揶揄。

“父母肯定很穷，对吧？”记者提醒说，“赤脚干活吗？早年的贫困会激励今天的年轻读者和您一样去奋斗。我也是个孤儿。”巴特利微笑着说。他的微笑既有些玩世不恭，又有些同志般的友好。

拉帕姆注视着巴特利，流露出一种无言的自尊。过了片刻，他说：“你不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的，只会把它们当作打诨的笑料。”

“不，我会感兴趣的。”巴特利泰然自若地答道，“它们肯定会引起轰动。”巴特利此话不假，他先前写的几篇采访录都引起了很大的效应。

巴特利写道，拉帕姆先生迅速地介绍了他早年的生活，对无私奉献的父母的回忆使其早年的贫困和艰辛染上了温馨的色彩。他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还不及他的母亲，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对孩子的期望。父母善良质朴，笃信宗教，恪守陈规，崇尚道德，常用《旧约全书》、《格言历书》中的纯朴美德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巴特利觉得这些话实在是可笑，但他相信拉帕姆说的全是实话，或许大部分的读者会以为是记者无中生有地捏造的。

巴特利对拉帕姆说：“通常，我们首先从被采访者那里收集素材，之后，我们把它们分门别类。有时，一个主要的问题会引出一连串连当事人也无法想到的问题。”然后，他提出一些质询，并从拉帕姆的回答中，勾画出了拉帕姆的童年时光。在巴特利的采访录中有这么一句话：“尽管拉帕姆先生没有细细评说他童年的艰辛及随后的努力奋斗之事，但说到它们时，拉帕姆先生感情真挚，意味深长，荡人心肺。”

在拉帕姆以往的年代里，美国人的情况大致令人哀婉的一致：生活环境闭塞，灾难痛苦深重，追求渴望不息。拉帕姆的回忆已使巴特利完全忘了支票的事情，他已完全沉醉于叙述自传的喜悦之中。

担心巴特利要插话，拉帕姆很谨慎地说：“是的，先生。人们从来不理解母亲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等他们明白了，要想让母亲知道时，往往已为时过晚。呃，我母亲——”他刹住话，强作笑脸道歉说他嗓子哽住了。接着他说：“我母亲娇小瘦弱，和一个中级学校里发育较好的女生差不多。她除了要负责帮工的膳食之外，我们六个男孩的事情，她全包揽了：做饭、扫地、洗衣、做衣、熨烫、缝补，从早做到晚，从晚做到天明。我真不知道她哪来时间睡觉，哪来时间歇息。可事情却不然，她甚至挤出时间去做礼拜，教我们读《圣经》，把老一套思想灌输给我们。还替我洗脏乎乎的没穿鞋子跑了一整天的小脚，然后，让我们舒舒服服、干干净净地上床睡觉。我们家里都是光头小子，年纪差不多大。对我们六个，她个个都喜欢，也很关心。现在，我还能体会到她给我洗脚时，她那双手的感觉。”巴特利睇视了一下拉帕姆脚上的十号靴子，嘴里轻轻地哼着口哨。“尽管我们的衣服补丁加补丁，但是很整洁。她真有本事！可她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我想我父亲看中的也正是她的这种品德。父亲黎明即起，忙里忙外，拼命干活。尽管关节炎使他痛得整天哼哼哈哈的，但他从没歇过工。”

巴特利用笔记本挡住脸打了一个哈欠。如果要他说出心里话，他可能会说，他来这不是听拉帕姆夸赞其祖先的。但巴特利已经学会了对自己的“受害者”要有耐心，尽管他并不总是认为他们是受害者。他假装聚精会神地听着离题的话，等到一有机会，他就把它引入正题。

“说实话，”拉帕姆一边用小刀戳着桌上的一叠纸，一边说，“每当我听到今天的美国妇女抱怨她们的生活枯燥空虚的时候，我真想对她们说说我母亲的艰辛生活，用我的颜料把它们勾勒出来。”

巴特利一听见颜料，就赶紧抓住机会打断拉帕姆的话，问：“老农庄的颜料矿是你本人发现的吗？”

拉帕姆默然了一会，转入话题，审慎地诠释：“不是我发现的，是我父亲发现的。有一天，在一个被吹倒大树的树坑里，我父亲发现树根的泥土上沾着一大块这样的东西。尽管我弄不明白我父亲怎么会想到它能生财，但确确实实，他从一开始就对此深信无疑。要是当时别人听见了这话，肯定会以为他疯了，是在痴人说梦。后来，他毕生都在努力开发、推广颜料，但结果徒劳一场。因为当时的乡村贫困不堪，根本无力粉刷房子，不管什么材料，他们都用不起。再说，父亲也没什么工具设备。”

“当时，我们全家只把它当作笑话。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兄弟们全去开拓西部，并且有了自己的土地。而我却坚守新英格兰，守着这座古老的农庄。我这么做倒不是因为农庄的地下蕴藏着矿，而是这幢古老的农舍以及祖先的基地令我难以割舍。所以就在这关头，颜料矿之事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说到这里，拉帕姆好像少了一份自信。“况且，当时，农庄卖不到好价，在农庄修建谷仓的费用够你买更多的农庄。不过，结局还不差。我完好无损地保存住了自己的农庄。现在每年夏季，我们要去那度假，呆一个月左右。我太太喜欢那座农场，女儿们也不例外。那地方真美。我雇了一些人在那长期工作，还把房子租给一个叫坎洛克的一家照管。去年，我们的大家族在那团聚了一次，西部的亲戚全来了。”拉帕姆起身，从桌上拿起一张满是灰尘的照片。照片既没裁剪齐又没加镜框。拉帕姆用手掸了掸，又用嘴吹了吹相片上的灰尘，说：“看，一大家族全在上面。”

“我一眼就能认出您。”巴特利说着，用手指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

“错啦，那是比尔。”拉帕姆得意地笑道：“他和我一样，聪明伶俐，现在是迪比克的大法官，还当过一、两次中级民事及刑事法庭的法官。和我女儿并肩站着的那个，是他的儿子，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刚刚毕业，又英俊又潇洒，对吧？”

“是个美妞，”巴特利无礼地耍贫嘴道，发现拉帕姆皱眉蹙额，他赶紧圆场说，“哦，我说的是你女儿，她是位好姑娘，雪肤花貌，简直是美丽的尤物！”

“她的的确确是个好孩子。”这位父亲慈祥地说。

“毕竟，这是女人最重要的东西。”这位潜在的放荡人说，“要是我太太没有这种良好品德，我们俩也就无法挺直腰杆做人啦，那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呢？啊，简直不敢想象”。

“我的另一个女儿。”拉帕姆指着照片上的另一个女孩说。姑娘明眉大眼，炯炯有神，表情异常严肃。拉帕姆又用小指，指着妻子说：“拉帕姆太太。兄弟威拉德一家，住在坎卡基农庄；哈泽德·拉帕姆，堪萨斯浸礼会牧师和他太太；吉姆在明尼阿波利斯从事面粉加工业，和他的三个女儿；本，在韦恩堡行医，和他全家。”这是一幅标准的全家福照大部分美国人都会常翻出来看一看。拉帕姆对照片很得意，但并不过分。他一边把照片放回桌上，一边若有所思地大声说：“最近，我们一大家是不可能再聚啦。”

“刚才，您说到自己一直留守在家乡，而其他的兄弟却全去西部独闯天下，对吗？”巴特利提示说。

“哦，不，不全是这样。”拉帕姆拉长调子，慢吞吞地叙述起来：“西部，我也去了，而且是第一个去的，到了得克萨斯。那时的得克萨斯一片凄凉，在这个孤星洲，只呆了约三个月，我就够了。再三思忖之后，我觉得还是佛蒙特对我最合适，就这样，我回来了。”

“父母好酒好肉款待您了，对吧？”巴特利问，手中的笔停在笔记本上，没动。

“我想他们见我回来很高兴。”拉帕姆严肃地说。随后，他又缓和了一下语气，补充道：“就在那年冬天，我母亲去世了，我和父亲在家一起生活。第二年春天，我父亲又过世了。然后，我就去一个叫卢伯维尔的小地方找零活干。我在锯木厂干过，还当过

旅店的管马人，自始至终都十分卖力。另外，我不算是个道道地地的大学毕业生，我上学的时间零零碎碎的。之后，我又去开公共马车，渐渐地攒足了钱，我买了马车，自己做起这份生意，还开了一家小旅馆。哎，长话短说吧，然后，我结婚成家。”拉帕姆洋洋得意地追述：“我太太当时是一名教师。我们经营的那家旅馆生意十分红火。我太太一向支持我做颜料生意，可是我拖啊拖，像天下所有的男人一样，直到有一天，我不再拖了，说：‘我决定开始干’，咳，为什么不干呢？珀特——我太太叫珀西丝。我家农场的下面有座颜料矿，走，一道去看看。就这样，我们驾车去了。当时，我把农舍以每年75美元的价格租给一个无计谋生、每况愈下的叫坎洛克的人住。让他占着那幢房子，我心里实在不平衡。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驾车去了那里，然后装了许多那类东西回来。我原封不动地试了试，又烧了烧，觉得蛮有意思。我太太也很开心。当时，村里没有人做颜料生意，我只好自己学着调配颜料。□努，先生，我家的旅馆就是我用我自己的颜料刷的，从来没用过其它的颜料，以后也不会用。你瞧，我总觉这种尝试是否太轻率，或许，我不该这么做，可我又忍不住有点喜欢这么做。因为我父亲一直青睐这座矿，当我刷第一层颜料时，我肯定至少花了半个小时，左看右看，心里思忖着，要是父亲看见了，该有多高兴啊！在这世上，我已很幸运，无需再怨天忧人。但是，我已发现对某些事的发展，大部分人都缺少远见，等他们明白过来，其时已晚。一想到父亲，我的成就感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所以在这方面，我早该多花点时间学一学。我叫太太出来，和我一块到房子的后墙上去试刷颜料。太太立刻放下正在洗刷的碗盘跑出来。至今我还记得她当时的模样：她高高地卷起衣袖，和我一起站上脚手架刷墙。我问：‘珀西丝，你有什么看法？’她说：‘嗨，拉帕姆，你拥有的哪是一座颜料矿啊，简直是金矿。’我太太一直对此事信心十足、热情不衰。碰巧，那时西部有两三条船着了火，许多人丧了

命，因此人们十分需要一种用非易燃颜料配制的油漆，所以我太太才这么说。我说：‘珀西丝，你说得对，金矿当然不是，但肯定是座颜料矿。我马上请人来检测一下成份，如果证明是座颜料矿，我立刻就动手干。’我父亲的名子太长了，否则我肯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的颜料，即尼赫迈亚斯·拉帕姆。每大桶、每小桶、每瓶、甚至每袋，无论大小一律注上第一个缩写字母：N. L. F. 1835，S. L. T. 1855. 1835 年家父发现，1855 年犬子开采。”

“S. T. 1860 未知待定。”巴特利揶揄说。

“对。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普兰泰兴·比特’，也没见过同类的商标。我说干就干。首先，我从波士顿请了一个技术员来，接他到农场分析这种颜料矿砂的成份，并且坚持定期这么做，还开了一个窑。我们开采到许多红色，能保温 48 小时的红矿砂。”

“我让坎洛克及他的一家帮着提炼。一开始，从波士顿来的人测试时，发现矿砂中含有约 75% 的过氧化铁，并有磁体。”说起一套套的科学术语，拉帕姆怡然自得，特别是在提到过氧化铁时有意显得捉摸不定，仿佛十分吃惊自己竟然了解这些高技术的东西，可不得了啦。他加重了语调，使过氧化铁听起来怪怪的，以致巴特利只好要他拼出字母。

“那么，结果怎样？”巴特利一边记下百分数，一边问道。

“结果怎样？”拉帕姆重复说，“结果，那个波士顿人记下分析的成份，然后对我说：‘你得到了一座颜料矿，它很快会把其它的颜料挤出市场。’接着他又说：‘它还会打入后湾波士顿上流社会住宅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后湾，但我的确看清了它的发展前途。那技术员又说：‘这种颜料含有大量的石灰及耐火、耐水、耐各种酸的成份，’他说了一大串的名字。‘这种颜料易于和亚麻子油掺和在一起，无论是生、熟石灰，既不会开裂、褪色，也不会起皮，只要调配得当，烧制合适，无论什么天气，这种颜料调配的颜色都会经久耐用，永不褪色。’然后，他又列举了其它的

一些特色。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吹牛，想要钱罢啦，所以我十分冷静，没有轻信他。可是那个家伙根本没多要钱，只说等我真的要开工了再说。多棒的年轻人，随和亲切。他说的每一个字对我都是福音。好啦，我不想再夸耀我的颜料了，何况你也不是来听我吹牛的……。”

“哪里，哪里，我来正是听您高论的。”巴特利说。“该说的全说出来，多了，我写的时候可以删节。要是出于谦虚，该说的没说，那才是天大的错误呢。记者就是要了解全部事实，何况我们记者已够谦虚的了，写的时候，我们的调子会降低的，您不用担心。”

拉帕姆看起来并不喜欢这种口吻。他用稍加冷静的口气说：“嗨，颜料的事已没什么好谈的啦，只是这种颜料墙里墙外一概都能用，而且具有防腐的作用。已经开始腐蚀的锡、铁，涂上它之后，腐蚀会立刻停止；涂在贮水池或是澡盆内壁，它能防水；涂在蒸气锅炉上，能隔热；涂在砖墙、火车车厢、甲板上，效果就更好啦。”

“有没有试过，涂在良心上？”巴特利又揶揄道。

“如果你真想知道，我不反对试试。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试过。”拉帕姆一本正经地反诘。“是不是想谈点别的话题？”拉帕姆突然抬起笨重的身体，走到办公室那边隔起来的陈列室。里面，大大小小的木桶成排成行重重叠叠，一直堆放到尽头，多得看不清。油和颜料散发出一种纯正、干净、无害的清香。每一桶上面都贴着标签，标明拉帕姆矿物颜料的成份，以及不可思议的符号 N. L. F1835—S. L. T. 1855。“看那，”拉帕姆边说边用靴尖踢着一个大木桶说，“这是我们最大的包装。还有这，”他边补充边爱不释手地摸着一个木桶的盖子，仿佛像是在摸一个孩子的脑袋，尽管大小十分相似。“这是最小的包装。最早，我们推向市场的全部是干颜料，后来我们把颜料放在高质量的亚麻籽油里